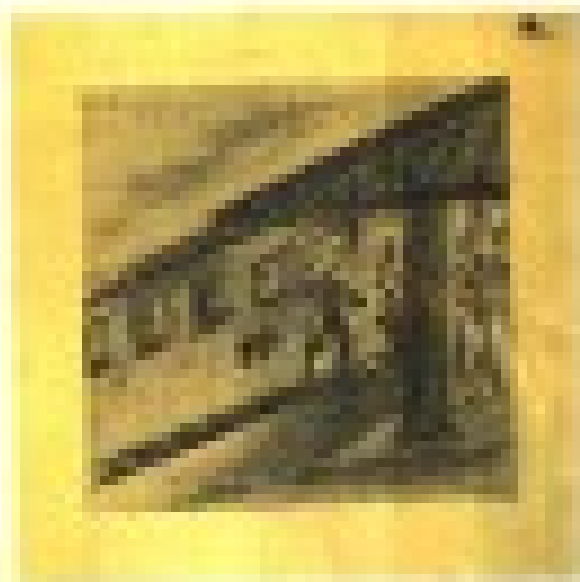




棉花

胡風譯 著一井須 本日
行發社版出新新



花 棉

（一）

62点

花 棉

著 井須 (本日)
譯 風 胡

社 三三三

Rw1672/2

棉花

(每冊實價)

元

著作者 日本須井一

翻譯者 胡 風

發行人 賀 尙 華

發行所 上海雲南路七號
新新出版社

工業大樓
308號

經售者 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B)

： 完 必 印 翻 有 所 權 版 ！

序

「棉花」底譯文，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在「譯文」上面連載的。當時在後記里面寫了這幾句：

「棉花」(Wata)發表于一九三一年秋，在當時的新文壇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內容底對於當時鬭爭要求的反映，描寫上的對於所謂生產場面和剝削過程的暴露，以及作者底出身——從社會鬭爭里面鍛鍊出來的……，這些特點適合了當時的文藝理論。但由現在看來，人物性格底把握不强和說明底過多，使人覺得像社會問題底解說書。

作者須井一(Sujiichi)，那以後繼續地在文壇上活動，出版了「清水燒風景」，「工人源三」，「血的鵝嘴鋤」等，但「血的鵝嘴鋤」已經改署新名為「加賀耿二」了。

當時的反響確實很大，至於被列為日本革命作家同盟叢書底第一編，這譯文就是根據那個叢書版本。但國際的革命文學也正和現世界底人類歷史一樣，在經驗着急激的進展，現在我們讀着，就明顯地看到了幼年期的革命文學的一種單純性。然而，正是在這單純性里面，就正如人底幼年期底單純性一樣，我們也感到了令人懷戀的素樸和天真。雖是短短的篇幅，作者誠懇地控告了日本帝國主義底半封建的殘暴的性格，它用吸血的手段剝削着農民，把農民趕進工廠，再用吸血的手段進行另一方式的剝削；作者也誠懇地傾訴了日本勞苦人民底鬭爭和願望，工人底覺醒和鬭

爭引發了農民底覺醒和鬭爭，而他們底鬭爭的這路是，緊緊地聯在一起……。在這個用單練底筆法所寫出的小故事里面，雖然不免借助於概念的說明，我們却看到了日本小民底生活是多麼悽慘，而他們底鬭爭意志又是怎麼堅定。

要印成單本，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在上海，由于友人P君底好意拿去付排，八、三的上午我校完了清樣，但那時不能付印。敵人佔領了上海以後，當然更不能付印了。去年在香港第一次付排，還沒有排成又爆發了戰爭。這次從好意的校書家借到「神文」重抄，算是終于能夠送給了讀者。這在譯者，感到了好像停滯了一年宿債似的舒適，因為，雖然這寫的還是後來由于殘酷的摧殘而不得不改取了潛伏形式的、前一期日本革命運動，但却能够幫助我們理解正想用暴力把我們民族打入黑暗地獄的日本帝國主義底面貌，和只有與中華民族解放一同得到解放的日本勞苦人民底生活和前途。

由這，我寄付了對於日本的戰鬭者的懷念，也希望中國的戰鬭者對於敵國日本的理解上能得有一點參考。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夜，記於桂林聽詩聲

第三次依然沒有印成，現在再來一次，算是第四次了。日本終于失敗了，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到一點失敗的根源，但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勞苦人民總會站起來洗盡戰爭底罪惡，爭取到一個新的民主的前途的，在這作品里也不難看到一點那前途的根源罷。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再記於重慶。

K平原底東邊盡頭處，有些地方，和青毛蟲一樣地伸入了H山岳地帶。在那青毛蟲之一座上面，有我出生的T村。從西方伸進來的這個巴掌大的平地，南北是山，向東的那一面用着徐徐的傾斜漸漸高漸漸狹了上去，終於被重疊的連續的H山脈所遮斷了。在平地底中央，有一條流得急的比較大的山河，供給着田地底灌溉和人家底飲水。村子是在北山底山腳和這個山河之間，完全是由一些草房子集攏在一塊形成的。冬天，下着北陸道特有的大雪，夏天，窪地一帶裏螢火蟲羣生。

但是，我底幼年時代底記憶，和那雪、那螢火蟲、都沒有關聯。奇怪的是，和棉花連着在一起。在南山山脚底一列一列的地面和昭耀陽光的山河河岸上，那枝幹翹然的缺刻朗的植物上面開綻着的白的棉花，現在還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裏。在還沒有完全脫掉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生活的日俄戰爭前的北陸底寒村底景物裏面，紡車啦，手織機底聲音啦，棉花樹啦，依然繼續着重要的生存。

是六七歲的時候罷。和不容易忍耐的餓肚子相關聯，難忘的棉花底記憶還留在我底印象裏面。

是夏天還是秋天呢，那，不用說弄不清楚了。總之，是一個含着陰天底濕氣的日子。天空被灰色塗遍了，是好像馬上和下山風一起就有一陣雨來的樣子。墊着母親底寬的圍裙，我坐在堤上桑樹腳下的被堆積起來的石頭堆子上面。雨三個生薯，和母親因為怕下雨而帶來了的破斗笠一起，丟在我底腳邊。堤下面是棉花地，在棉花地那邊，河水流着。長着銀柳和水竹的河岸，在轟轟地流着的急促的流水聲裏，像在釀出什麼可怕的幻影，緊迫着我幼小的心。

棉花地裏，滿站着瘦弱的棉花樹，發出互相摩擦的乾枯的聲音。白的棉花，在那枝幹翹然的枯了的植物上面，一球一球地緊緊銜住。

我肚子餓得很利害。但生薯也吃厭了。那棉花，如果是白的大飯團子才好呢；妄想著這樣的事，我目不轉睛地對那一球一球的棉花望着。馬上，那一球一球的棉花，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變成了白的大飯團子，緊迫到我底腦袋裏來了。

母親一心地摘着棉花，對我並不關切。弓着裏在破了的野外工作服裏的肩背，急急地從這一畦摘到那一畦。摘下來的棉花，在骨節凸出的黑手裏有了一滿把的時候，就塞到掛在腰上的籃子裏，籃子滿了就趕忙地裝進放在地角裏的籬筐去。彎着腰，跑步似的動作反覆着，一心不亂，好像被什麼驅使着一樣。

因為母親不照顧我，我覺得不服氣。我是想更快地歇下來回家去的。

我耐不住餓肚子和寂寞，就喊母親——

「媽還沒有完麼？」

於是母親抬起頭來，回答。

「呵，快了呢。寂寞起來了麼？等一等呵。快了呢。」

但是，母親決不會歇下手來的。拚命地繼續摘。

望着那，因為是頂小的孩子的緣故，直到去年止還吸着的母親底乳房的香味和觸覺，就逼進我底鼻子和嘴唇上來了。我想去摸摸粘着汗的母親底胸部肌肉，但那已經是不會被允許的了。

饑餓百倍地厲害起來了，我又喊母親——

「媽，回家去罷。肚子餓了呵。」

於是，母親將淒涼的腫子對着我，回答。

「嗯，好啦好啦……。薯已經沒有了麼？斗笠下面也沒有了？」

「嗯，沒有啦。有也不喜歡吃呵。」

「呵，……但是，寶寶，肚肚餓了，媽也一樣呵。這棉花如果不完全摘下——天老爺快要下雨了呢，趁雨還沒有來的時候，再摘一會兒。等一等呵。」

「嗯，那麼，回去以後，給我飯團團呵。」

「嘿。好的好的。」

「白米飯的飯團團啊。」

「是呵，當然是白米飯的飯團團啦！」

然而，那時候我底家裏，平常的日子，「白米飯」之類不用說是沒有的。列在村子裏百戶中的最下層的貧窮的佃農家裏，甘薯和炒麥粉是經常的食品。不，那還算好的，有的時候，祇能吃菜葉和碎豆子煮的粥水。米飯，就是有大抵祇能盛一碗，不能想第二碗的。無論小孩子大人，沒有誰能够一天不感着肚子餓的日子。

我家的佃田段數，僅僅三「段」○還不够。在田地不多的山間的村子裏，就是平常，如果不用多完納租穀的方法去競爭，要得到耕五「段」以上的地位是做不到的。我家，因為當時父親害着劇烈的關節痛風症，睡着不能動，維持了三「段」已經是儘妙一秤了。

從三段佃田裏收穫的六石多的米裏面，要送將近四石的好米到地主底倉裏去。剩下來的兩石多，算是一家五口底糧食。甘薯、豆子、菜葉之類成了經常的食品是不奇怪的。

因為沒有脫去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無論在村子裏或隣鄉裏，沒有一個用勞力去換現錢的法子。村裏的人，種棉花，紡線，織布，用那來縫一家底衣服。用山茶子和菜子榨油，僅僅在睡覺

(一)一段等於二百方「間」。一方間爲六方尺。

之前把細小的方燈點亮一會。柴到山上去採，有山的人伐下來出賣。除吃以外還有米多的人把米賣出去，有山的人把柴賣出去，換幾個現錢到手。連吃的米都不够，而又沒有山的我底家裏，下到田地裏去的肥料錢就沒有出處。

村子裏面唯一的地主坂村，佔有了村子裏的田地底三分之一。所以，他是村裏的××和支配者。大家小心翼翼地生怕得罪了他。他又把冷酷的放債當作副業，在這一方面，村裏的人們也受着他底擄取。

村裏的佃農們，沒有肥料錢就跑到地主家裏去，借來三塊五塊。但那時只有向他還清了租穀的人才能得到の特權。對於沒有完納租穀的人，他不但連一文都不肯借，爲了催促沒有還的租穀和債，還用極冷酷的手段對待村裏的人們。當作租穀和債的低押，把吃的米、棉花、薯、山茶子、柴拿了去還算好的。甚至連房子旁邊的樹木和竹林有時候被砍去了的事都有。所以，村裏的人們，極端地怕惹動了他底脾氣，絞盡心血去想心思，用了叭兒狗一樣的諂媚過日子。對於這個暴虐的地主，他們不知道團結，相反地，各各用了激烈的反目和傾軋相爭，苦心孤詣地向地主賣乖取好。被別人所攻擊，向地主取好沒有取到的人，就不得不在深夜裏靜悄悄地逃出土著的村子。我家也是坂村底佃戶。是比最貧窮的人還不如的佃農。但是，到父親害病爲止，對於地主還維持有相當的「信用」。父親被允許日夜到地主底家裏去，幫忙打雜或做刈除院子裏的雜草一類

的事。不用說，那是除了僅僅在男用人底房子裏吃頓晚飯以外連一文的報酬都沒有的勞動，但爲了緩和租穀的尾子和逼債，是父親願意——甚至可以說是高興做的可哀的奴隸行爲。因了這個特別的關係，在一般的佃農中間，父親大概感到了無限的優越地位。

然而，在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因爲劇烈的風濕症病倒了以後，對於地主的感情似乎完全變了樣。

在我三歲的那一年初夏，流在村子旁邊的山河氾濫了。原因是一連下了幾十天的雨，河流聽其自然，對於河床對於堤防都沒有一點什麼預防工事，水源地帶底山林又隨便採伐——這樣的原始的河川政策，大自然稍稍發一下怒，就敗北了。流在村子旁邊的山河並不怎樣大。然而，稍稍下一點雨，位置在村子上首的窪地底堤防馬上就會被沖破，山水要向村裏的窪地地帶氾濫的。

那時候，因爲恐怕時時氾濫而築起來了的堤防工程，把倒捲上來的濁流堵住了幾天，是那樣的堅固。但尤其因爲這樣，一旦堤潰了，那洪水底勢頭兒，一定會是從來所沒有的。果然，下午一點鐘左右，被鑼鼓的警報驚起來了的村裏的人跑到河沿窪地地帶的時候，那邊一帶的青田已經化成了泥海，滔滔的水勢正向窪地裏的人家直灌。我家是在離開了窪地的北山山腳上，被水沖的危險是沒有的。然而，比自己底性命還貴重的地主底房子却是在窪地裏。父親，和氾濫同時，什麼也沒有拿，非冒着大雨跑去不可了。

跑去一看，果然，地主底豪壯的邸宅全是水。人們，冒着雨或者浸在水裏，把地主底家財搬到沒有水的地方，或者運上樓，正在跑來跑去。我底父親也用着從娘肚子裏帶出來的全身力量加進去了是用不着說的，幾間土庫都鎖得緊緊，亭子（離——Tianare）裏面，水已經浸到了蓆子底。院子裏，靠近房子這一邊，流着發出討厭的氣味的泥水；木屐啦，木片啦，脫了漆的硃碗啦，浮在上面。在地板微偉沒有浸水的大廳裏，扎起了前後襟的赤腳的主人，蒼白着臉，在指揮人做事。

寬大的邸宅中的傢具，門、框、戶扇、蓆子等被收拾好了的時候，已經快要黃昏了。說是告了一個段落，端出了酒來，但我底父親却不能坐攏去。因為去年的穀租全部沒有還，父親是處在一個對於這樣的席面應該知趣迴避的地位。

父親誠惶誠恐地把被雨和水濕透了的身體運到主人底面前，叩問還有什麼應該做的。

「請問，以外還有什麼應該收拾的東西……」

「是啊。」臉子肥都都的主人，安心地噓了一口氣，回答。

「你和太助（地主底用人）兩個把院子裏面的花鉢找出來堆在一塊罷。」

於是，大約有三個多鐘頭，直到漆黑為止，父親，被雨和水濕透了，在大的院子裏團團地打轉。花鉢，總有一百多個。那裏面，沒有被水弄走，依然留在分成層的架子上面的，很少很少。

大半被洪水從架子上面沖落到了水裏。父親和太助向水底下找着不知道沉在什麼地方的那麼多的花鉢，在院子裏團團地走。

父親，那時候已經快五十歲了。原來害了輕微的風濕症。那樣的身體，現在在雨和水裏淋得透濕地前後過了七八個鐘頭。無論是怎樣頑強的健康的人也是吃不住的。父親底病急激地變壞了，三天以後，當雨住了，洪水退了，人們到地主底家裏去幫忙掃除的時候，父親因為襲上了全身的劇烈的關節炎，在豬窠一樣的自己底房子裏痛得打滾。

對於地主，花木是一筆重要的財產。那裏面，一塊值一石米的價錢的都有。那，父親知道得清楚。所以，現在保全了那筆貴重的財產的父親，他相信，如果地主知道了他因為那而害着了這樣利害的病，一定會給相當的醫藥費的。然而無論什麼時代，叫做地主和資本家的那一類東西，是在打算裏生活的動物。他一知道父親病倒了不能做工，已經不能提供不要報酬的勞動，不但不能慰問，反把父親完全丟開不理了。

那以來，好幾天父親不能做生活。就是後來能够做的時候，也決不能夠做一般人所從事的勞動。附近也有溫泉，但不會有到那裏去的餘裕的道理。僅僅喝一點兒薯粥，睡在屋子裏的一個角落裏，煎着從隣村漢方醫生間來的野生的藤慈藤（Matsumi）喝，算是了不起的醫藥了。父親變得非常愛發脾氣，對於地主底「温情」的信仰完全破壞了。

父親常常把這些事說給我聽。不用說，對於幼小的我，家裏的生活情形、洪水、地主底暴虐狀況不能夠根本理解的。然而，自己底家裏非常貧窮，母親一個人做生活養活大家這件事，還貧窮、痛苦、以及父親底病，是因為住在那窪地裏圍着白牆的又寬又大的房子裏的地主才弄到這樣的這件事，雖然不大清楚，但也漸漸地明白起來了。

在貧窮底深淵裏的我家底一切生活，是照字面直解地靠母親一個人底一雙瘦手胸維持着的。實際上，母親比人康健一倍也勤勉一倍，白天在山野裏和牛一樣勞動了的身子，夜裏，做着當時唯一的手工業的絞棉花、紡紗、織布，甚至別人家底生活。如果不是那樣，我們很久很久以前已經餓死了罷。

然而，母親又健康又勤勉。不够三段的佃田，收了稻子以後又種小麥，一個人幹下去。在唯一的財產的對面山上地田裏，輪流地種着薯、芋頭、蔥和黃豆之類。因為洪水而荒廢了的別人望都不望的河灘上的荒地，用着一把原始的鋤頭，仔細地翻開，栽培棉花和油菜。早春砍柴的時候，被別人雇上山去，作為工錢，拿幾把柴回來準備過冬。夜裏，替別人絞棉花、紡紗、織布。

在父親底在痛苦裏面呻吟着的枕頭邊，土上面僅僅墊一點稻草和蓆子的豬窠一樣的房子裏，藉着一個點得很小的方燈底光，母親做着夜裏的生活。有時候捻着紡車，嗚嗚地紡紗。在那樣的時候，我總是和第二個姐姐做滾棉花條的工作。把絞去了子的棉花捲在黃的圓的筷子上面，再放

在倒轉來了的升子底上，用手壓着團團地滾個兩三滾，就成功了以筷子作中心的五寸左右的棉花條子。抽掉筷子遞給母親，母親就接上一頭去紡成紗線。雜着嗚嗚的紡車聲音，母親底千篇一律的歌聲繼續着——

不要慌，不要忙，

天還沒有亮……

有時候，母親坐在織布機上。現在，那樣的手織機，無論跑到怎樣偏僻的鄉下去也不會看到的罷。使那長地架在機上的經線交互地一上一下的，是用腳踩的兩根簡單的棍子。使緯線穿過，用那來調節密度的，不是筵(一)而是杼(二)。在那大的乾魚脊(三)一樣的杼裏，按有纏緯線的小柱子。一遍一遍地輪流地把杼向左右拋出，由那從緯線穿過，每穿過一次就嘎然一聲，催緊了密度。杼在母親底手裏反覆着同樣的運動。由那運動起來的寂寞的音律，現在還依然在我底耳裏。

母親坐在機上的時候，我們底工作是絞棉花，在一個約有一尺見方的厚木盤上面，豎着兩根方柱子，在那上面橫架着兩根會把棉花絞進去的圓軸，這就是絞棉花的傢伙。用左手把安在一根圓軸上面的把手轉動，和那平行的密接着的另外一根也跟着轉了起來，藉這兩根圓軸就可以把棉花絞進去。把手一轉動，就發出軋軋的聲音。我跪着，小的膝頭凸出在衣服外面，一面欣賞着那

(一) 筵節把一種魚底脊肉割下來晒成的，梭形，鉤細煮湯，是日本人民底日常食品。

軋軋的小聲音，一面把棉花絞進圓軸裏。於是，棉花子被圓軸擠了出來落在這一邊，只有棉花向傢伙那一面滑滑地溜了出去。

父親從前是一個溫和的人，現在却常常發脾氣。大概是不洽的冤枉病時時弄焦燥了他底心罷。痛得厲害的時候，更容易發怒。母親是慌慌張張地照料着他，但父親說她沒有盡心到，捉着她罵。母親忍耐不住，回嘴的事也有。在那樣的時候，父親一定拿起枕頭旁邊的什麼向母親擲去。父親是因為病在床上不能動，不得不去這些地方找些什麼出出氣的，但我們看見藥壺、茶壺、開水壺之類在母親身上碰得粉碎的時候，要哭也不敢哭出聲音。事情一到這步田地，溫良的母親就停住嘴，咬住牙根忍耐着去做她底事。

「一天兩天也好，想在爸爸死後活一活看。」

那樣的時候，母親常向我漏出了這樣的話。

然而，好像是當我在母親底織布機旁邊幫助絞棉花的一個夜裏，那樣怪的父親對我們也和愛起來了。

「好好地用力絞罷。媽這回織的布是替寶寶做衣服穿的呢。」

「真的？」

「當然是真的啦。喂，幾時可以織好？」